

書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十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反昭反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叶既反

之鍾鼓既設一朝饗叶良反之

賦也彤弓朱弓也韜錄孔氏曰弓皆漆之以禦霜露

黑十以赤為重耳周禮無彤弓之名昭叶地叶貌叶則叶然

而弛牲體多既與也大飲去賓去曰饗蘇氏曰凡賜弓

來錄寡也孔氏曰饗則烹太牢○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

殷牲俎豆盛於燕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

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既

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既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





其速也。以王府寶藏去声下同之弓。一朝舉以界人解

界音庇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輯錄輔氏曰守之

付與也亦輕予之而不誠。則其感之也亦淺。界之而不速。則

其視之也亦玩。而不以為恩矣。然其所以重所以誠

所以速者。非懼其得之輕感之。後之視府藏為已私

淺視之玩也。盡吾之理而已。

分去。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輯錄漢哀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送侍

中畫賢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母將降奏武庫兵器

天下公用今便辟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

其私門非所以示四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

方也。弄臣戲弄之臣。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

唐叛臣反將及強節度多賜鐵券其後往往誅之舊

莊宗賜朱友謙鐵券怒死罪後被殺其妻以鐵券示

使者曰此不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音膏各賞輯

知為何語羅氏曰易云屯其膏。謂德澤不下及也。

功臣解體。至有印利五官反則也。輯錄

蘇林曰手而不忍予與者音羽則與一朝饗之者異

矣。輯錄解頴曰行之以盛禮用之以大樂賜之以重

速以界之而不遲則天子之予之也足以為禮而諸侯止受之也。亦足以為榮矣。

○彤弓召兮受言載。我有嘉賓中心喜。叶

聲之鍾鼓既設。一朝右音文反叶之。

賦也。載抗之也。抗之者安於弓檠之上。避雨濕也。

言其藏之謹也。喜樂也。右勸也。燕飲之際助歡尊也。右為

○彤弓召兮受言繫。古號反叶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呼庚反

賦也。繫繫好說。悅。醕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醕。醕猶厚。



也一獻一酢報施均矣又有勸也勸以導飲

彤弓王章章六句輔氏曰此詩首章已盡其意後

有勸釋南謝氏曰彤弓昭乎有其器也既有其器

嘉賓有其人也鐘鼓既設有其禮也既有其禮

復有其人必有其禮此燕有功之意也受言藏

之器之重也中心賦之朝饗之禮之專也既

重其器必當其人又專其禮此燕有功之誠也

故歌誄之間凡意之出於誠者反覆言之

曰此詩專主於錫弓言錫弓則饗蓋味有不饗

而錫者也

春秋傳四年公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

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音肅也彤矢

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

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去聲歌彤弓以明報

功宴樂報其功而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

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

臣子篡初患弒日篡下殺上曰弒不容待報者

其它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周禮夏官以

邦國馮弱犯寡則責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

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

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

正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壇音善與禪

同以出其君更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

表輒行者異矣晉桓溫北伐劉牢之討孫恩

青青

有儀

興也青青盛貌我羅高也輯錄本草注曰一名莪蒿

莖葉如青蒿開淡紅紫花



結角子長二寸許微弯陸氏曰生澤田漸如之處中阿阿中也夫陵曰阿君

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飲去賓客之詩言菁菁者義

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

此以可喜之物為喜見君子之與也凡見中阿之義

美盛已心喜况得見此盛德之君子乎喜可知矣以此推之則我之菁菁與桑之阿難同一例而崇華亦

新其樂清芳亦同此一例也輯錄輔氏曰見賢而樂禮或不足則愛心雖至而發心不至

也樂且有儀則愛敬之心兩盡矣或曰比也以菁菁者義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

今從輔氏說增之

下章放此

菁菁者義彼在中止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興也此與下章諸本皆作比也今從輔氏說更定中止止中也喜樂也

菁菁者義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漢食貨志五貝為朋小貝不成貝也小貝以上各二種為朋不成貝不為朋今按此言五貝為朋其說小異當考輯錄

孔氏曰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錫我百朋者其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錫我百朋者

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錫百朋不足以致我心

情之好貨也

汎汎芳劬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比也揚舟揚木為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清

載濁載馳載驅之類輯錄黃氏曰言舟汎汎水中或不繫未有定止增釋吳師道曰載以比未見君子

沉載浮沉者抑揚之勢汎汎波瀾也

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心既安定其喜

之言

之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首章喜樂有禮儀近乎外  
見其由中達外也三章錫我百朋則甚遂其所  
微四章言昔憂今喜則大遂其所願皆以見其  
真誠之心  
非偽也

六月棲棲西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

服叶音玼玼孔熾反志我是用急叶音王于出征

以匡王國叶于

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輯錄漢氏曰詩言六月棲棲

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輯錄周禮車僕掌戎

車輕車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障之車闕車

補闕之車平猶屏也對敵自隱蔽之車輕車馳敵致

師之車也率七內反猶副也謂供副

車以待之用也廣輕皆去声率音平飭整也騤騤強

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韐為弁又以為衣而素

裳白為也輯錄春官司服凡兵事車弁服李寶之曰

謝氏曰戎車既飭則車甲器械上卒馬牛皆平時盡

備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騤騤則戰馬皆平時習

無一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裳服皆平時製造

釋許氏曰疏云載之者以戎服當

戰陳之時乃服之在道未服之也玼玼即後玼北狄

也孔甚熾盛匡正也○成康既沒周室寢衰八世而

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玼玼內侵逼近京

邑輯錄通釋曰詩文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

甫帥音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

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仁本篇云冬夏不興師所以乘

為齊大司馬故稱司馬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玼玼

穰直所著書名司馬法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



國也

此章言其出師之故（輯錄）解頤曰先王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背君父皆天下之大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

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

繼仇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亦不以為

所以安我己臣之為言正也夷狄橫則中國危壤夷狄固所以正中國也此述其始受命出征之詞也

○此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叶

賦也此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音朝觀會同毛馬

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

力輯錄見夏官校人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服戎服

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

里輯錄漢文帝詔云七制史辨吉行言○既此其物

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

而皆中去聲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輯錄彭氏曰

王大亂之餘而支驪仇之患意其必舍卒不假為計而今也此物四驪閑之維則蓋其車馬之脩器械之

備非一日也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

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去聲變之速從事之

敏而不失其常度也輯錄通釋曰六月之中即成或

引道則從事敏矣雖速雖敏而軍王命於此而出征

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四驪即四牡也我

○四牡脩廣其大有顛王容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

有翼共音恭武之服叶蒲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叶于



賦也脩長廣大也顯大貌秦薦層層大公功嚴威翼敬

也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並去聲皆嚴敬以共武事

也為壯則女強而奏功可必矣然且不以強盛而忘

此章見其賢也此與上章言將帥之賢上章見其能

反禮稱美之也韓愈補氏曰兵陰事也皆首以為言而

武事此王國之所以定也定則不肅將帥皆嚴敬以共

為之用則足以却敵仇而成大功以嚴敬為之主則

是以共武事而定王國吉甫之行師真足以繼南仲

之軌迹矣宜宣王之中興也解頤曰兵事不可以不

嚴尤不可以不嚴書曰飲泉天子威命也又曰威

克嚴愛允濟嚴也嚴敬二字乃用師之要道也

○猷仇匪茹如豫反整居焦獲音獲侵鎬胡老反及方至

于涇陽織音織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反元戎十乘龍反

以先啓行叶戶郎反

賦也恭度唐入聲整齊也焦獲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

在獲郭璞以為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韓愈耀州二原

今隸陝西鎬劉向以為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

亦未詳其所在也方疑即朔方也韓愈見涇陽涇水

之北韓愈曰在豐鎬之西北韓愈豐鎬在今陝西言其

深入為寇也織懺字同又織試音鳥章鳥隼之章也旗

畫急疾之白旆繼旒者也以旆帛繒旒末為纛尾

鳥章者百官建旗舉百官所以統央央鮮明貌元大

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啓開行道也猶言發程也

韓愈史記三王世家注曰韓嬰章句云車有大戎十

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衝範之上蓋有劔戟名曰盾

之軍王氏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

曰北解頤曰十乘則為馬四匹甲士三十人其為

韓愈史記三王世家注曰韓嬰章句云車有大戎十

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衝範之上蓋有劔戟名曰盾

之軍王氏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

曰北解頤曰十乘則為馬四匹甲士三十人其為

韓愈史記三王世家注曰韓嬰章句云車有大戎十

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衝範之上蓋有劔戟名曰盾

之軍王氏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

曰北解頤曰十乘則為馬四匹甲士三十人其為

韓愈史記三王世家注曰韓嬰章句云車有大戎十

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衝範之上蓋有劔戟名曰盾

之軍王氏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

曰北解頤曰十乘則為馬四匹甲士三十人其為

韓愈史記三王世家注曰韓嬰章句云車有大戎十

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衝範之上蓋有劔戟名曰盾

之軍王氏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

曰北解頤曰十乘則為馬四匹甲士三十人其為

韓愈史記三王世家注曰韓嬰章句云車有大戎十

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衝範之上蓋有劔戟名曰盾

之軍王氏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

曰北解頤曰十乘則為馬四匹甲士三十人其為



庚卒七百  
二十人  
○言猷猷不自處  
符洛量深入為寇如此

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

律而臧  
輯錄曰師出以律否臧凶通釋曰今因嚴仇

為鬼而聲罪致討則直而壯矣今討嚴仇有所不戰戰

必勝矣  
此章見與師之義討所當

○我軍既安  
叶於如輕  
叶胡如軒四牡既佶  
其乙既

佶且閑  
叶胡薄伐嚴仇至于大  
音原文武吉甫萬

邦為憲  
叶詩

賦也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後

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捷貌

謝氏曰戎車既安矣必曰如輕如軒制變工巧則利於戰聞也四牡既嚴矣必曰既佶且閑教訓習熟則

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府陽曲縣

先王治  
平戎狄之法如此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

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眾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

則萬邦以之為法矣  
上章整嚴嚴仇之罪則珍瓊之

組勇威乃其餘事今則薄伐之追至大原而已不

專稱吉甫之武而先美其文見其能協人心以禦侮

非迫人強戰而取勝於敵也此章見用兵之道

謝氏曰漢唐而下縉紳介冑分為兩途愚儒武夫各

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為萬邦之

法則者地通釋曰此言吉甫之武必先之以文上言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叶舉



飲於鴉御諸友叶羽白交反鼈膾鯉侯誰在矣張

仲孝友叶羽

賦也祉福御進細魚火燕之俟維也張仲吉甫之

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飲喜

樂多受福祉輔氏曰此吉甫茲與其友燕飲而已非

燕飲喜樂即天子燕之也愚謂受福不在燕喜之外

所以為福也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

進饌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宴者之

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人必須友以成德吉甫

之德有自來矣張公輔成吉甫之德吉甫佐成宣王

之功其所以開者豈小小哉此章述今日凱還之樂○

輯錄輔氏曰吉甫以天子之將有功而歸相與宴者

固不一也後篇謂方叔管與代獲狄者亦豈得而不

與焉而詩人乃獨舉夫孝友張仲之為賢則

又可見吉甫之文而不專以武功為美矣

六月六章章八句

一章則治兵戒行而致憂勤

敏給從容之意三章則馬壯兵強而整肅將事

四章則彼曲我直而勇敢進師五章則嚴兵却

敵而其德為可美六章則凱還飲酒而其友為

可稱○增釋許氏曰此詩蓋從征之吾子所作

詳味其辭若親履其事者一章總言盛夏出軍

之由二章言車服備而軍出三章言攻伐之事

四章言嚴於後也五章言下章馳逐之所至末章

言軍凱還也詩前五章皆言車馬之盛但前四

章言言軍中之中馬五章乃吉甫之車馬一章

我我朝建也二章我我軍衆也卒章我我吉甫

薄言采芑

起于彼新田于此菑

俱其畝叶每方

叔泣

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

方叔率止

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

簟第音魚

服

鈞膺條

革叶莖

力反



興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

或作晚肥亦可蒸為茹即今苦蕒音菜宜馬食軍行采

之人馬皆可食也爾雅黃氏曰行軍所仰不徒在於

詩人不過因興田一歲曰蓄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此

周頌訓畬字下同蓋本鄭註誤也爾雅韻會曰田一

歲曰蓄始反草也二歲曰畬漸和柔也三歲曰新田

已成田而尚新也四歲則曰田矣孔氏曰蓄者突

地始突發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

緩也今江東呼初耕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

地反草為災是也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

凡百人也爾雅道傳曰尚書孔疏凡出車一乘則

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射中主御步卒七十二

人隨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

人共七十二人二曰重車牛十二頭效家子十八人

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及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

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

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

實有此數也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辭害意之

過詩人但極其師衆于扞也扞禦也禦試肄習也言

盛而稱之耳

衆且練也其車三千衆也師干之試練也率總率之也

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頭赤貌簞第以方文竹簞為車蔽也鈎膺馬婁領有鈎而在膺有

樊

音有

纓也

鈎者馬

領之飾

樊馬

大帶

纓鞅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現音蓼蕭篇○宣王之時蠻荆背音叛王命方叔南征

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詩言方叔之南征非為采芑而作但

因道當時之事而說用六句相呼應爾蓋與芑同但芑置采穢是昔彼之所事為起語采芑是

用已之語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蕃畝矣方

叔泣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新田在彼蕃畝在此師衆如彼練習

如此語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此章

軍衆且練以見軍實之盛維言

車馬如此又以見軍容之盛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泣止其車三千

旂旒央央方叔率止約軼所支錯衡叶戶八鸞瑤瑤七

反服其命服朱芾音斯皇有瑤葱珩音珩反興也中鄉民居其田允洽民居所在而用力易也○

馬故三字一說中鄉約束軼較也以皮纏束兵車之

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鈐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

馬故八也瑤瑤聲也輯錄錯衡以養目和為之聲以養耳命服天子所

命之服也采芾黃朱之芾也皇猶煌煌也瑤玉聲葱

蒼色如葱者也珩佩首橫玉也禮三命赤芾葱珩孔

曰三命至九命皆葱珩方叔非止三命而已○此章

先言車馬旌旗之盛繼言將帥威儀之美夫其從容

閑暇如此則敵氣不足以動其心克壯之猶有素矣

輯錄曹氏曰芾佩非軍服金路非戎車和鸞非戎馬

所以然者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帶劍諸葛

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而盛著威名杜預身不跨

馬自能制勝故詩人詠其車服之美而

已按如此說則方叔乘金路而九命也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叶於振旅闐闐徒顯反叶

興也隼鷁屬急疾之鳥也戾至爰於也鉦鏡也獨音濁

也釋錄說文鏡似鏡柄中上下伐擊也鉦以靜之鼓氏曰周

以動人鉦鼓各有人而言征入伐鼓互文也禮云鼓人以金鑄節鼓以金鏡止鼓即無鉦名

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則獨鏡通謂之鉦而節止實用於鼓故詩云然鞠告

旅而警告之也陳師鞠旅亦互文耳見湛露篇淵淵

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

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日出日治兵入日

振旅是也釋錄隱公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

也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闐闐亦鼓聲也或曰盛

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

貌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

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

也飛隼欲疾以興師旅之盛揚之使進歛之使退亦

戰始終此章具見

○蝻尺允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

率止執訊音獲醜由反戎車嘽嘽吐丹嘽嘽吐雷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叶音

賦也蝻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荆荆州之蠻也大邦猶

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釋

方叔元老尊嚴之稱則師卦所謂丈人未嘽嘽衆也

嘽嘽盛也霆疾雷也釋錄爾雅方叔蓋嘗與夫於北



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此章既言小醜

之逆宿將謀之勇而見勝之故又言師旅之衆大將威名之重而見勝之故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章啓行在道時也三章戰而獲勝時也四章則成

功之後而言其獲勝之故也○蠻從匪茹犯義者也蠢爾蠻荆無知者也非文武之吉甫無以却徽抗非顯允之方叔無以威蠻荆二詩皆美當時將帥而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功也○增釋吳師道曰采芑章一韻三句一韻第四章離猶醜二句一韻老醜亦可叶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戎車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

絕則不雜強則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去成王營洛邑為東都

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脩政

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

音土脩車馬備器械復

反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

以美之首章汎言將往東都也

輯錄解頤曰車攻馬

也四牡龍則自君子之所乘者言之也軍政脩治於閑暇之時而四牡充實於啓行之日則可以駕言而但東矣

○田車既好

吐許厚反

四牡孔阜

符有反

東有甫草

叶此苟反

駕言行狩

叶始九反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

車既攻則好馬既同則阜

此兩句承甫草甫田也後為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

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

內故徃田也

地驚於諸侯來地不可也故自以開曠之地共田獵輯錄通釋曰宣王嘗封燕



第於西都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其子武公  
當平王時徙封于東都然後圃田為鄭也  
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 ○此章

獸于教  
○之子于苗叶音選徒置罍五刀建旒設旄搏音

賦也之子有司也王故以有司言之苗狩獵之通

名也選數也罍罍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罍罍則

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

靜治也教近榮陽地名也○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

以獵也輯錄呂東萊曰宣王姓東都以會諸侯為主

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輯錄曰徒之選旒之建旄之

設皆有司之事也所以然者將欲從王搏獸于教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朱芾金鳥會同有繹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輯錄王氏

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位其臣庶則朱芾君道

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

也故此會同金鳥赤鳥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輯

鄭氏曰金鳥黃朱色也特見音曰會殷見曰同時見者無常期

受命設見者十有二年而王不巡繹陳列聯屬音之

貌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輯錄解頤曰

也其來也非一方其止也非一所先後之不同遠近

之或異此其所以連絡而布散也及其會同于斯也

○決拾既飲音柴音與弓矢既調讀如同射夫既同

會之盛  
見當時朝



助我舉柴子智反

賦也。次以象骨為之著音所於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開

體體者弓之體，開之使內向而來也。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

故亦名遂汝汝謂之遂，詩云：韜左臂，故曰拾。攸比也比，此也。

謂次手指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去蓋諸

侯來會者，同協也。柴，說文作柴，謂積禽也。使諸侯之

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奇於，不失其馳叶徒，舍

矢如破破，奇音。賦也。猗，偏倚不正也。馳，驅之疾也。御之目，三日過

君表，五日過，禽左，即御田車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輯錄猶今

御田車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人謂毒而

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

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

御矣。輯錄王氏曰：向曰四牡，既言力之強，今日四黃

其馳車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矢行巧而力也。○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

之善也。上章專言射，此章兼言射御。輔氏曰：戎事

馬之有餘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徒，步兵也。御，車御也。驚

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漢景帝三年，周亞夫引兵擊

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不驚言比卒事。此去声及也。

也。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

也。

也。



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音毛不獻當面射

之剪毛謂在傍而逆射之皆嫌誅不成禽不獻惡其

降之義故不獻獻者獻於君也擇取三等自左膠音而射石之達于右隅音為上

殺以為乾音豆為脯置奉宗廟自左脇後射前射之

死疾肉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亦自左脇後射

根也此則遠心射左髀音達于右肱音為下殺以

充君庖自左脇外射之達右脇則中脇死最遲肉益

左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殺中殺下其餘以與

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去聲者取之射中則得取禽

澤宮各所以擇七也先令習射於是以獲雖多而君庖

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

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

盈也亦通○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行事從

整肅處已儉約待人周徧即此章可知

○之子于征有聞音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

上章言選徒器器又言徒御不驚此又言有信矣其

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大成以獵事言輯錄輔氏曰

其事之有○此章總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始有終也解順曰有體有用斯謂之君子有始有終斯謂之大

而有內脩外攘之事所以達其用如此得謂之君

子乎靜治於往狩之初所以成其始嚴肅於旋歸之

祭所以成其終如此得謂之大成乎辨用之兼備







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車攻吉日皆先言擇馬擇馬必先祭馬也祖車攻雖不言祭正可以言日類推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叶羽俶俶叶于

或群或友叶羽悉率左右叶羽以燕天子叶獎

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趣則儻儻行則俟俟獸三

曰群二曰友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

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音其事以樂天子也或射或

其事

○既張我弓既挾子洽我矢發彼小豝音瘡

此大兕徐履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賦也發發矢也豝豝曰豝一矢而死曰瘡兕野牛也

言能中去微而制大也孔氏曰小豝言發謂射即中

謂中微見其巧制大見其力輯錄通釋曰御進也醴

酒名周官五齊去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壯一

相將如今斟酒也出天官酒正五齊曰泛齊醴齊盎

相粘而不散○言射而獲禽以為俎實進於賓客而

酌醴也車攻之詩終於頌禽吉日之詩終於

吉日四章章六句一章祭禱戒行二章差馬釋地

也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

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



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

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

足以觀矣輔氏曰王賦車馬也軍實兵器也律

師賓其情交相與也至於祭禱必講獵地必擇

車馬有備射御有法終事之嚴頒禽之均酌禮

之厚無一不至則綜理之周可見矣

日師律之嚴選徒則置器徒御則不驚行者有

聞而無聲也上下之情會同有繹而

助我舉崇悉率左右而必熱天子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

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然

與反安及矜棘水人哀此鰥寡叶果

興也夫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

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然

與反安及矜棘水人哀此鰥寡叶果

興也夫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

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然

與反安及矜棘水人哀此鰥寡叶果

興也夫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

來聲還音定安集之輯錄王氏曰勞者勞之來

者安之散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取其始而言曰

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

飛而有聲亦有行役劬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

勞之意也故以起興之人也輯錄輔氏曰爰及矜人而就此鰥寡又言其所

與行者無非可憐之人而就其中又惟鰥寡之可

哀也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此章離

散特也○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徒之子于垣音百堵音

反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各反

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長一丈究終

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以興已之得其所止



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此章安集特也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五刀維此哲人謂我劬勞

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叶音高

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前二章以

子此言鴻鴈而不言之哲知去声二宣示也知者聞

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

詩云勞者歌其事輯錄外傳飢者魏風亦云我歌且

謹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犬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

知者常以為驕也此章言作詩所以告哀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輯錄解頤曰惠解鰥寡文王之

幽王之所以亡也爰及於人哀此鰥寡宣王之

者聖人一視同仁雖無一物而不在所愛而其  
發政施仁則必自鰥寡孤獨始誠使鰥寡孤獨  
各得其所則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者矣宣王  
之勞來還定安集其有得於文王之家政也歟  
劬勞于野自其始之流散而言也百堵皆作自  
其中之還歸而言也其究安宅自其終之安定  
而言也此詩不作於流離之時而作於安定之  
日蓋痛定思痛者是以知者以為勞苦而不知  
者則反以為宣驕也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音朝則

司烜音毀以物百枚爇音反而束之設於門內也郊特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注云庭燎之善天子百公五

十侯伯子男三十古制未聞要以物百枚束之今則

用松蒿竹灌以脂膏愚按如此則所謂物者即松蒿

竹之屬鄭氏以古制未聞故曰物蓋意度之爾束之

以百則大五十三則以次而小也君子諸侯



也將將鸞鑣聲○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  
早晚日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  
聞其鸞鑣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音久又庭燎晰晰與艾叶君  
子至上鸞鑣聲噦噦呼會

賦也艾盡也晰晰小明也始則明盛至此則明小矣  
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始則稍遠至此則加近矣

○夜如何其夜鄉許亮晨庭燎有輝許云君子至  
止言觀其旂叶渠

賦也鄉晨近曉也輝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  
雜也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羣臣之朝辨色而入

庭燎三章章五句始則未央次則未艾次則未

而至於見其輝為旂則自將將噦噦而至於辨  
其物言之亦有序矣輯錄通釋曰列女傳云宣  
王嘗宴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宣王感悟  
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以此  
証之或果宣王詩也○增釋許氏曰此固王者  
勤於視朝之詩可見卧不安席中夜以思惟恐  
特之後也以及時視朝而號令嚴肅執事者  
恪恭陳列以時百官之入朝者亦皆先時而至  
而車服威儀莫不和整以俟聽朝終篇未  
嘗言王之勤而勤勞之意自見於言外矣

沔綿善彼流水朝直送宗于海叶虎旼惟必彼

飛隼息允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叶羽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叶蒲

興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音天子曰朝夏見曰宗

輯錄蔡氏曰水勢奔趨於海猶諸侯朝宗于王也○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



朝宗于海知所飛隼猶或有所止而我之兄弟

諸友乃無肯念亂者如物若有知人誰獨無父母乎

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親疎遠近皆無肯

深憂之也

○汚彼流水其流湯湯反航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

不蹟井亦反載起載行即反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此章不蹟者致

友敬者止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

也水盛隼揚以興憂亂之不能忘也水方盛而未殺

憂念方來而未息此皆理勢之不可遏者故用彼字相呼而為興也

○航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

欲矣讒言其興

興也率循訛偽懲止也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

橫絕曠遠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隼不自懲人

知自遏也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我友必指在

人不如物而起興則讒言何自而興乎自持以敬則小人不敢近其能止讒必矣

諸友中之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已也始憂於人

讒言之人即上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已也謂讒莫肯

息卒反諸已謂敬當自持增釋許氏曰末章飛隼

而存中陵民言訛偽者何乃莫之懲止邪於是謂其

友一當敬以自持否則讒言其興而見及矣憂而戒

之辭也讒言固可憂惟敬足以勝之詩人之學知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輯錄陳定宇曰

父母終憂說而敬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



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一章言人皆不

知憂亂二章言已獨憂人之造亂三章言在位者敬以自持則可止讒而息亂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與叶上魚潛在淵或在

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叶徒同其下維擇

音託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七落

比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

高亮聞八九里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上至

九喻深遠也釋曰韓詩云九臯九折之擇落

也輯錄呂叔與錯礪石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

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釋曰韓氏曰然不正言其

所謂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正事而生於文詞不以正諫而托物以諫也蓋鶴鳴于九臯

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誠中形外非

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十變萬化非

樹檀而其下維擇言愛當知其惡也君子而或有未

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善也小人而

長不可偏於惡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上天下

之理其庶幾乎惟能明善誠身而不蔽於私者處

此無難矣輯錄曹氏曰天下之理散於萬事若能反

於身而求之獨類而長之未有不可為吾之益者也

鶴鳴所以喻誠身魚潛所以喻明理檀擇石錯又所

以正人心好惡之偏因物而推皆可以反求諸身者

也解頤曰知誠之不可掩所以知念慮之萌而鬼神已

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見所以知無誠身之功也

知理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

小而理無大小所以知不可無明善之功也知愛當知

其惡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賤惡之不可以或偏衰

矜敖惰之不可以自恣所以於應接之間尤不可不



去其私欲之蔽也。能是數者則知行並進而明誠兩  
立好惡不偏而人已兼盡其於治天下不難矣。此所  
以爲陳善納  
誨之辭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叶鉄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叶

反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比也穀一名楮惡木也輯錄孔疏陸氏云幽州人謂

州人謂之楮股中宗時穀桑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  
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樹皮斑者是楮白者是穀

攻錯也○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脆

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

之然後玉之爲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上

也橫去逆侵加然後脩省息非畏避動心忍性增益

預防輯錄葉氏曰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所侵陵則

敢其所不能預防其所未至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  
小人有益於君子乃如此吾聞諸邵子云近則聞於野遠則聞於  
親切言之則可以攻玉也天訖言之則可以爲錯

鶴鳴二章章九句教誨之意以漸而深輯錄朱子

露發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一章二百五十九句

疑脫兩句當爲二百六十一句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十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十一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勤衣反父音甫予王之爪牙叶五胡反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酒誥

曰圻父薄違是也薄違者迫逐違命之人也輯錄孔

甫通說文男子之美予六軍之士也輯錄夏官司馬

稱也亦謂尊之也卿主之平居則為卿大夫有事或曰司右虎賁音奔

屬也輯錄夏官司右士二人下士四人胥八人徒

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胥八人虎士八百

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

王開王在國則守王宮爪牙為獸所用以為威者也

輯錄孔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恤憂也○軍士



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

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輯錄鄭氏曰此責司馬之辭謂

見使從軍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

牙之士張子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所謂

轉予於恤也古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人造理

深其辭儘難學○增釋許氏曰一說則爪牙二字為

切而得詩意

○祈父予王之爪士組里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之履止

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

○祈父實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賦也實誠於主也饔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及

主勞苦之事也○東萊呂氏曰越幻踐伐吳有父母

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見國語魏公子無忌救

趙亦令平獨子無兄弟者歸養見史記則古者有親

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

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

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輯

通釋曰不斥王而責司馬此詩人之忠厚也亦若北

山所謂大夫不均之意○增釋鄒陽張氏曰斥者指

斥之謂明白指其人其事而言之今不敢言王之過

而責司馬故云不敢斥王也大雅文王篇傳言以戒

王而不敢斥言猶祈謂敢告僕夫云爾

祈父三章章四句一章二章怨而責之三章怨而

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之制諸

侯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之制諸

所之兵甲不過衛王室而已此詩前二章責司

馬不當以王之爪牙而遠從征役後一章責司

馬不當以國之孤子而遠從征役使王而自棄

其爪牙則謂之不智使司馬棄王之爪牙則謂



之不忠至於使孤子之無以為養則又謂之不仁一事而三失具焉其刺之也宜哉

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為宣王三十九

年戰于千畝輯錄索隱曰地名在西河介休縣王師敗績于姜

氏之戎見國語周語下太子諫靈王同輯錄章昭曰西夷別種四岳之後也故軍

士然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

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福至于今未

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反色主之其

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為宣王耳下篇

放此

皎皎古了反白駒食我場苗繫反之維之以永

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道邁

賦也皎皎索白也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

謝氏曰皎皎者索白而可愛敬其人亦美其駒也場圃也繫絆音半其足維繫

其鞫音引也也輯錄在求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道邁遊息

也輯錄呂氏與曰○為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

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繫維之庶幾

平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道邁而不去若後人

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輯錄漢書陳遵字孟公每大飲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然不得去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反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叶祥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叶克



賦也。養猶苗也。輯錄嚴氏曰：養，夕猶朝也。嘉客猶道

遥也。輯錄謝氏曰：賢者高蹈遠引，吾知其不可留矣。良意好德之彞性，尊賢之良心，在人自不能泯也。

○皎皎白駒，食之然來。牛云：思爾公爾侯。

反。遼豫無期，慎爾優游。叶汪：勉爾道思。

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輯錄：謝氏曰：賁然來思，或以

為來之疾也。輯錄：朱子曰：王氏讀為：思語詞也。爾指

乘駒之賢人也。慎勿過也。勉毋決也。道思猶言去意

也。○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

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來犬者，王小者侯也。史記：田橫

故齊王族自立為齊王，田橫入居海島，漢高帝遣使召之，曰：云云。豈可以過於優游

决於道思而終不我顧，我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

不足厭。輯錄：縻繫也。易中孚曰：留之苦而不恤其志

之不得遂也。輯錄：通釋曰：此章上四句見其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入空

谷，東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是詩至此

夫以卷懷去亂如此，非明智勇決不能信乎其美如玉矣。蓋已邈遠也。乎其不可

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之曰：毋貴重

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輯錄：輔氏曰：此章則賢

無已也。夫見賢而好之，固人之情也。至於賢者已去而眷戀之情不已，且祝其無貴重其音聲以有遠我



之心焉夫然後見其好賢之誠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一章二章留之也三章告以留之意也四章雖不可留而留

之之心不可已也此與隱桑及唐風有秋之杜同秋杜欲留之而不可致白駒欲留之而不可留隱桑欲言之而不忍遽言之是皆在下位者之心也使上之人有是心焉則君子在位而三詩可無作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

陟角反

我粟此邦之人

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賦也穀木名穀善

輯錄通釋曰此二穀字異義然穀類則一從木一從禾

旋回

復反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為呼其

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

以黃鳥之啄粟比人之

之害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久於此

而將歸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

可與明

叶謨即反

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叶虛王反

比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

况甫反

無啄我黍此邦之

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扶兩反

比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輔氏曰不我肯穀猶冀其以善道相與也不可與明猶冀其知

人之休戚也不可與處則不安其矣愚謂此詩始言邦族次言諸兄次言諸父困苦愈甚而思則愈親矣

親矣

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



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為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我行其野，蔽必制芾方味，其樛敷雪昏姻之故。

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叶古

賦也。樛，惡木也。輶，繩墨。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不中，墜也。

父婦之父相謂曰婚姻。輶，婦也。爾雅曰：婿，婦之父為婚。又曰：婦之父為母，婿謂為婚。姻，畜養也。

○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復

邱故。作此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

昏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

家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

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賦也。蓬，牛蒡類。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

○我行其野，言采其芣，不思舊姻，求爾

新，特成論語不以富，亦祗音以異。

賦也。芣，芣蒿。聲，浮去。惡菜也。特，匹也。○言爾之不思舊姻

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祗以

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依惡木求

如此，而婚姻不見，收恤薄已甚矣。雖不忍焉，而不免有棄絕之意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一章二章自采以義而其意確，三章責人以慈而其

微意。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去聲民厚矣猶以為

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姻任卹六行去聲

教民為去聲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

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

有異姓也故教以姻為隣里鄉黨相保相愛也

故教以任宅舍有故相受寄託出周禮地官相

調相救也故教以恤輯錄鄭氏注曰保猶任也

使之相愛四閭為族使之相保五族為黨使之

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

德行而勸之輯錄族師書其孝弟睦以為徒勸

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嫻不弟去聲

不任不卹之刑焉輯錄不弟即不友也不言不

則教之弟不恭厥兄則刑之使少者不敢陵長

也賈氏曰上言友在睦嫻之上專施於兄弟此

變言弟退在睦嫻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

之民乎此詩正為

秩秩斯干叶君幽幽南山叶所如竹苞叶補矣如松茂

也叶莫矣兄及弟矣式相好叶報矣無相猶叶余矣

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

也苟叢生而固也猶謀也相謀相圖也相圖則異心

首以為祝弟相疑忌故○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輯錄雅

云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歡樂之義也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

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此見



之羨而宜其地輯錄嚴氏曰宣王作室之地在秩秩然整齊之干岸面對悠悠然深遠之南山言地勢之壯也其盤基之厚如竹之叢生其結架之密如松之茂盛言宮室之美也又言居是室者

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出記檀弓輯錄陳氏曰襄國族燕集國賓聚免禍也輔氏曰言兄弟相好者恐與象蕭三章同意天子諸侯繼立多與兄弟相疑忌所以祝其相好而無相謀也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之言如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張子曰猶似也人情

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息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已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息也輯錄兄弟友不可視報以為施兄友而弟不恭不可學弟而廢其友弟恭而兄不友不可學兄而廢其恭君臣

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已而已愚按此於

文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張子借其言以教人特廣說詩之法耳或曰猶當作尤尤怨也

○似續妣必履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胡五爰居

爰處爰笑爰語

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曾氏謂姜嫄

后稷也似續妣祖言其繼世而為天子之宮猶曰繼其先業也西南其戶天子

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言南東其畝也此見其宮室之廣大爰於也居處笑語無不於斯

○約之閣閣椽陟角之橐橐音風雨攸除直慮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香于反叶



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

謂東板以載也

椽築也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無風雨鳥鼠之害言

其上下四旁皆牢密也此發首章竹苞松茂之義芋尊

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為尊且大也下由外而內由垣

墻而堂寢次第當然也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叶訖如翼音輝

斯飛君子攸躋子西

賦也跂竦立也如人跂足自立翼敬也棘急也矢

行緩則枉急則直也革變聲雉躋升也○言其大勢

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

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簷阿

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蓋其堂之美如

此輯錄言望其外而君子之所亦以聽事也軒錄李

王之營宮室可謂得禮不失之後亦不失之陋如所

謂斯翼斯棘斯革斯飛等句不失之陋將以除風雨

夫為鼠則不失之後矣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

聖人易之以宮室以特風雨然則聖人作宮室之意

惟欲待風雨而已

○殖殖市力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叶音噦

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覺高大而直也

甲小正回則暗故以高大而直訓覺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明快正向

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寔與空音要之間也室東南

西南隅為奧與空之間深密之地也董氏曰正陽室寔陰室

言其室之美如此輯錄



謂觀其內而而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以上三章皆言其身  
高明深廣也如此然三章總言其宮室之成爾四章則自外而觀其堂之勢五章則有內而觀其室之制也升於堂安於室則尊大之氣象可見而安寧之意可知矣

○下莞音上上簟叶徒檢街乃安斯寢叶于檢于乃

寢乃興乃占我夢叶反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反叶宜

彼何維虺許鬼反維蛇市奢反叶于

賦也莞蒲席也竹葦曰簟羆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

火含反多力能拔樹輯錄本草曰熊類六多而虺蛇

屬也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祝其君安

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詞也此承上章君子

章故此

○大音泰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

子之祥

賦也大入火卜之屬占夢之官也輯錄通釋曰周禮

長凡卜師卜人龜人華氏占人筮人熊羆陽物在山

疆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

子之祥也輿錄金氏曰致其生男女固祝頌之詞○

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

故晝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所為

正故所夢有善惡此是以先王建官設屬周禮春官

二人史二人使之觀天地之會鄭氏曰天地之會建曆

建謂斗柄所建厥謂前日一次建謂陽建故左旋於天厥謂陰建故右旋於天然建厥所在歲歲不同假



令正月陽建於寅陰建在戌日據幹辰據支愚按戌者正月之日前一次也蓋季冬日窮於次則在亥揚而為子明年正月在亥右旋遊數則戌為日前一次矣故建則自寅而卯而辰辰則自戌而酉而申其逆順周旋次第一定不易然今曆家以甲巳之歲建丙寅乙庚之歲建戌寅則建辰所處之日辰干支歲歲各不同也竊意賈說如此辨陰陽之氣鄭氏曰陰陽之氣故附之厥一故反辨陰陽之氣氣謂休王前後賈氏釋云凡五行值時者王生王者休王所生者相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如春則木王水休火相王死金囚也賈說如此而不釋前後二字切意休前為囚王後為相休王前後豈兼休囚四字而言與○已上夢時之月日觀建辰所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辨陰陽之氣以推吉凶也

吉凶 鄭氏曰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也又推後來事應之月日也其詳今以其說考之此蓋某年月日有何應蓋彼時日月五星所行於十二辰次在某處其日支干與夢之日支干若何相配合事至此當驗也然其占夢之法則賈說亡之矣○六夢一曰正夢無感而自夢也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驚夢五曰愕思念而夢也四曰夢因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

喜夢六曰懼夢則又因喜懼而成夢也○增釋吳師道曰周禮占夢列子同林希逸謂噩與俱不同噩者夢中驚噩則夢者也懼者有獻吉夢贈惡夢獻者獻所憂懼而夢也周禮注無別獻吉夢贈惡夢羣臣之吉夢而歸美於王贈者祭於四方而遺之以明逆新善而去故惡也○已上皆周禮占夢文其於天人相與之際祭之詳而敬之至矣夢惡則恐懼脩詳以察之莫不致其敬之心也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巫主弔臨史書言動瞽辨

斷事皆所以王中句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守君道之慎居處也

為皆善而夢皆吉夢矣自前巫後史以下語出孔氏釋錄真氏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

皇五帝之事告王當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瞍之叟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扶而維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他無所為惟守至正而已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於旣之裳載弄之璋



其泣嗙嗙

華彭反叶

朱帝

弗音

斯皇室家君王

賦也半圭曰璋

韓錄見春官典

嗙大聲也

帝天子純

朱諸侯黃朱

韓錄純朱黃朱明其色有深淺也呂東萊曰白虎通云茂者嚴也行以嚴前天

子朱帝諸侯赤帝以韋為

皇猶嗙嗙也君諸侯也

之上廣一尺下廣三尺

皇猶嗙嗙也

君諸侯也

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

增釋許氏曰初生之子未

能撻衣襁褓而已今不獨衣之衣又必衣之裳

者服之備也所以期其成人也故曰服之盛也

弄之

以璋尚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帝

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

他計

載弄之瓦

叶音

無非無儀

叶音

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

以之

雁

賦也裼褓

音也

瓦紡塼也

韓錄黃氏曰今所見紡無

用塼者而瓦亦與塼為

物恐風俗古今不同爾韋見湖州風俗婦人皆以麻線為業人各一瓦覆膝而索麻線於其上歲久瓦率成坎古亦豈有此事

而詩人因指之歎

儀善雁憂也

○寢之於地卑之

也衣之以裼即其用而無加也

祿壽紀波也小兒初生所當必用者男子

則加裳以飾之女子則不復

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

也女子以結績為事

有非非婦人也

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

也

觀哲婦頌

唯酒食是議而無遺

去

父母之憂則可

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

輯錄家

而居柔不能

治於家者也故無攸遂無所為而可也若為婦人之

道則其正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曰中饋本義

曰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

乎內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

之禮精五飯

五飯未詳據月令以為天子春食麥夏

食菽稷秋食麻冬食黍又引周禮疾醫

食菽稷秋食麻冬食黍又引周禮疾醫

食菽稷秋食麻冬食黍

又引周禮疾醫

食菽稷秋食麻冬食黍

又引周禮疾醫



享養民疾而曰以五穀注謂依月令五方之穀通于上下以此五穀為飯愚謂月令五飯乃天子所食恐非孟母所言之本意周禮五飯又未必如月令之說而攷之於禮飯之品有六黍稷稻粱白黍黃梁注云此諸侯之飯也天子又益以麥以此篇音酒漿養觀之則五飯云者止謂五穀之飯可也

志出列女傳此之謂也

斯于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草頌其宜兄弟二章頌

其宜室家三章至五章頌其處身尊顯而安寧六章至九章頌其生男與女而皆賢且也  
輯錄黃氏曰先言其基址壯厚而不拔兄弟之安居而不爭次則言其室家之制度居處之歡悅又次言垣墉之固棟宇之麗堂室之美才數章則頌其男女之衆多子孫之蕃衍而禱頌之意盡矣輔氏曰頌禱之詞始於兄弟之和睦而終於兒女之賢善家道之成無踰此者也解頌曰首及夫兄弟者人之居室兄弟之好未易完也兄弟之相好而無相齟則非篤天倫之親也

不能也果能篤於兄弟之好則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和氣之益充大福之益集而子孫之繁衍基業之昌盛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所以為善頌善禱歟

舊說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圯

部辭反壞釋曰厲王出告于彘凡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故疑其國都宮室之壞也

聲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為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

樂也出燕禮與大射儀輯錄注云笙奏也又云吹蕩以播新宮之樂春秋傳宋元

公賦新宮昭公二十五年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

輔氏曰若以儀禮之下管新宮當之則此詩非宣王之詩矣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

羊來思其角濈濈莊立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始立



賦也黃牛黑唇曰犛羊以三百為群其群不可數也

牛之犛者九十非犛者尚多也輯錄董氏曰三百維

而息泚泚然音食已復而動其耳濕濕然王氏

曰泚泚和也羊以善觸為患善多故言其和謂聚而

不相觸也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輯

陸氏曰占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視而毛牛尚耳○此詩言牧事有成而

牛羊衆多也孔氏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牛馬羊豕

用者少故特舉牛羊豕謂雞豚狗彘之畜非牛羊匹

也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則馬又非牛羊可匹也特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而唐或寢或訛爾牧來思

何河可蓺素多何笠音或負其馱音三十維物叶

爾牲則具叶居賦也訛動何揭音竭也蓺笠所以備雨三十維物齊

其色而別之凡為色三十也○言牛羊無驚畏輯錄

而牧人特雨具齋飲食從其鄭氏

所適以順其性輯錄此申言是以生養蕃息至於其

色無所不備而於用無所不有也如祭四方之神而

則五色各有所用色備如此隨用而足

○爾牧來思以新以蒸之承以雌以雄叶于爾羊

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賦也鹿曰新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兢兢堅強也

賦也鹿曰新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兢兢堅強也







終則因致  
稱頌之詞

節音截

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叶則憂心如惓

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斬

叶則何用不監

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夫

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

卒公羊子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也隱公三年世卿者父死子繼也

終斬絕監視也此詩家父甫所作刺王用尹氏以

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赫赫師尹則民具

爾瞻矣輔氏曰此以南山之尊崇而其所為不善使人憂

心如火燔灼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斬

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何用不監一語所以起下章

則有以知其不平矣輔氏曰憂心如惓憂之甚也不

敢戲談畏其威也戲談猶用不敢而非敢正言其失

立指其非乎然國既終將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

蓋事已至此而在家父則又有不得而不言者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反赫赫師尹不

平謂何天方薦徂反瘳才何反喪息浪反亂弘多民

言無嘉叶居憺反莫懲嗟叶遭反

興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箋云猗

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猷谷也或以為草木之實

猗猗然皆不甚通此句難通則起興之意亦難曉

甚通者蓋與不平之意不相似耳然鄭氏之意太鑿

而或者之說似可通故蘇氏亦云草木山之實也山



之生物平均如一。凡草木之生於上者無不荷荷其長也。如此則與不平之意相近矣。今存以備一說。

薦荐通重直用也。瘥病弘大喪亂弘多疊上惜曾懲

創也。○節然南山則有實其猗矣。赫赫師尹而不平

其心則謂之何哉。不平謂何乃一篇之大要蘇氏曰

為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

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去亂神怒即人怒而謗讟徒

反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韓氏

日是則所謂安危利害而樂其所以亡者其亦不仁甚矣

○尹氏大音師維周之氏丁禮反叶秉國之均

四方是維。大子是毗婢尹俾民不迷。不弔昊天

不宜空我師叶霜

賦也。氏本均平維持毗輔弔懲空窮師衆也。韓錄曰

空成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言尹氏大帥維周

之氏韓錄曰王曰京師以大族為氏。朝廷以尊官為

也。而秉國之均政主乎平則是宜有以維持四方毗

輔天子而使民不迷曉然知所勸懲乃其職也。今乃

不平其心而既不見懲弔於昊天矣。不曰國政而曰

心者不能秉平其心則天佑之矣尹則不宜久在其

位使天降禍亂而我衆弁及空窮也。不平之禍及於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叶斯弗問弗仕組里反

勿罔君子叶贊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古養瑣瑣

素火姻亞則無膺音仕



賦也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輯錄王氏曰已廢退

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士則已之與此已同義殆危也瑣瑣小貌壻之父

曰姻兩婿相謂曰亞輯錄孔疏言每一人娶妹相亞次也膺厚也

厚任用之○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

姻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凡事必咨

訪而後明必更練而後熟苟未能然而欲妄試之則是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

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

君子哉民已不可欺况可數其君乎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

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

瑣姻姻而必皆膺仕則小人進矣任用小人之皆不平改者也故以式夷式已告之爾

居要職處高位其智識既不能以照察幾微其才

力又不能以綜理事務則其勢必至於分委姻姻之

人必以任政而小人因得以並進矣空妄說誕慢相欺必至於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而政荒事廢召禍致災無所不至當是之時是宜反躬自責而

此欲昏蔽迷惑不反不至於危殆其國家則不已者此小人之常態也若能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

者則已之瑣瑣姻姻悉皆屏去而無使汙緝紳而盜名器焉則何至於危殆其國家也哉

○昊天不傭反降此鞠反○昊天不惠

降此大矣君子如屆音戒叶俾民心闕古穴反

君子如夷烏路怒是違

賦也傭均鞠窮詘亂矣乖屆至惡字對傭字屆字對

主均平闕息違遠也○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

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矣之變鞠凶大矣即二章天怒人怒之事也不平

之禍至於如此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音人而已君子無所



苟而用其辜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  
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民無怨  
若其遠去爾平其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為政不  
心則其効如此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  
所歸咎而歸之天也增釋許氏曰詩記鞠凶大夫匪  
害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也在民視之則難在王視  
之則易進賢而退奸為國之至理而二者之情狀惟  
平其心者見之王如幡然用其賢則尹氏必不居位  
而民之怨息矣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  
其罪如民惡怒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  
遠矣夫何難哉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  
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釋錄輔氏曰初言天而  
人心說則天意解矣先生發明有以見君臣隱諱之  
義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之說先儒所不及施之變  
雅刺詩皆可通也

○不弔昊天叶鐵因反亂靡有定叶唐式月斯生叶  
反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叶  
反卒勞百姓叶蘇氏曰天不之恤故

賦也酒病曰醒成平卒終也○蘇氏曰天不之恤故  
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上聲君子憂之曰誰  
秉國成者乃不自為政而以付之姻姬之小人其卒  
使民為去聲之受其勞弊以至此也不曰國政而曰國  
不能秉也此與三章相似亦與四章相應

○篤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威威反靡所騁反  
賦也項大也釋錄馬頸大則威威縮小之貌○言駕  
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騁矣欲去而視四方則皆昏



亂威威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騁哉輯錄嚴氏曰家父駕此四

壯可以騁矣然視四方威威然縮小無可馳騁之地是以留而不去蓋世亂則若見天地之狹矣東

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天下之亂如此皆秉國成者之罪也

○方茂爾惡相息亮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市由矣

賦也茂盛相視懌悅也○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

其矛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

主而相醻酢不以爲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

鬪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

也威威靡所騁者此故也導民以惡禍民以亂非尹氏而何哉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秀服怨其王叶韻

賦也尹氏之不平等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

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

人之正已者則其爲惡何時而已哉小人不責已而責人如此輯錄

呂東萊曰篇將終矣復嘆曰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不懲創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已者

○家父音甫作誦叶侯以究王訟式訛爾心以畜許

反萬邦叶反

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訛化畜養也○家父

自言作爲此誦輯錄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

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因其心之不懲也故告

平者可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



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  
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東萊呂氏曰  
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  
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輯錄輔氏曰東萊謂篇  
之王心焉此說當矣故直至此章方說箇王字蓋言  
至此則王亦不得不任其責前章雖言譏尹氏之用  
小人而不及王然王之所  
用尹氏者亦不能逃其責矣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  
與適音去也政不足與間音去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  
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  
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  
矣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此詩十章以不平謂

何為主。一章居高肆惡而國家禍患不知首二  
章謀邪作既而天人禍譴不知懲三章昧於所  
事致上天絕已而不知退四章怠於所事以故  
黨宰國而不知已五章天雖云變而尚可消其  
變六章天益主亂而不肯止其亂七章則君子  
避亂無所八章則小人背亂成俗九章言天禍  
我王尹氏則怙惡而熾善十章又歸本於王欲  
其改惡而為善也。增釋許氏曰此詩刺王用  
尹氏前九章推極言尹氏之罪而卒章以一  
歸之王心則輕重本末自見此家父之善於辭  
也其所以刺尹氏者大要有二事為政不平而  
委任小人也一章言尹氏之失民望而致愁感  
二章言為政不平而不顧天怒民怨三章言大  
師為國根本為政當均平而其任之重如此四  
章言任用小人連引私黨五章言君子可消天  
變六章承上言尹氏不但不能弭天變抑且生  
禍亂下四句則應前第四章而又起下章欲道  
逃之意七章言欲道無所往八章言小人情狀  
九章言尹氏自用拒  
諫十章歸之於王也

序以此為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



來求車

輯錄桓公八年家父來聘十五年家父來求車

於周為桓王之

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向

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見

正政音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

獨兮憂心京京

叶居良反

哀我小心

痛

音鼠

憂以痒

音羊

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王

陽之月也繁多訛偽將大也京京亦大也胤憂幽憂

也痒病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亦以其

時

增釋四月純陽也霜陰也非其時降故謂之失節

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

為姦偽之言以惑群聽者又方其大

上之人有以繼

之也輯錄董氏

曰霜降非時於降于上也訛言非常禍起于下也上下如此則國亡無日矣然眾人莫以

為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

輯錄輔氏曰正月而繁霜則災之降於天

者其矣訛言而孔將則亂之起於人者深矣天災人禍維然並見而當時君臣上下恬然不以為憂是皆

所謂安其危而利其僇者也惟作此詩之大夫獨以

為憂故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又曰自哀我之憂所

以解頤曰京京言所憂者大則非止於一昂也胤憂

言所憂之獨則有以異於眾人也

叶孔五反下同

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叶下反

言自口

叶孔五反下同

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瘡病自從秀醜也

輯錄王氏曰秀惡也故謂之善則秀惡可知愈愈

益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訛

言之人虛偽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

口輯錄輔氏曰此重言訛言之害也夫言是以我之



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

非彼以為樂而已以為憂動與衆違此所以反見侵侮也

○憂心惇惇

其營反

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

必政其反

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焉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惇惇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俱也古

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箕子所謂

商其淪喪去聲我罔為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

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為臣僕輔氏

曰民皆在下之民人則并上下而言之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

烏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輯錄解頤曰念我無祿傷已之不幸也并其臣僕傷斯民之俱不幸也于何從祿未知其所從之人也此哀國之將亡而無所定之詞也

○瞻彼中林侯新侯蒸

之丞反

民今方殆視天臺臺

莫工又叶

既登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殆危也臺臺不明也皇大也

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

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民

今方危殆疾痛號平聲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

意於分別必列反善惡者人之視物小大甚明而天之於人善惡乃無別此以人之

有見與天之無知亦及其意以為興也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爾及其

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

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衆則

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輯錄史記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不得飯楚平王墓鞭尸三



百甲包胥使人謂之曰子之疑出於此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

訊音信之占夢叶莫登反具曰子聖誰知為之雌雄叶朝陵反

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

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為之雌雄相似而

難辨者也○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謝氏

曰山為岡為陵人皆知山之高矣訛言者乃謂山為卑今民之訛言如此矣而

王猶安然莫之止也前責人矣至此及其詢之故

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為聖人亦誰能別以列其

言之是非乎輯錄補氏曰故老舊臣可以决事理之

者也今也不平心據實而言但皆自以為聖人而已耳誰能別其言之果是果非乎子思言於

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

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輯錄王

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

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

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子聖誰

知為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君臣皆好訛言如此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叶居謂地蓋厚不敢不踣并亦

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叶鬼蜴星

賦也局曲也踣累足也號長言之也脊理蜴音原蜴

虺蜴皆毒螫音釋之蟲也輯錄爾雅蜴蜥蜴○言遭

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踣曲



而立身之倭也累其所號呼而為此言者又皆有倫

足而行步之狹也

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

此乎指譏人輯錄輔氏曰所謂此者即上所言局踣

○瞻彼阪音反田有苑音音其特天之抗五忽反我如不

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興也阪田崎嶇音音之處輯錄明氏曰抗有力

盛之貌特特生之苗也抗動也輯錄明氏曰抗有力

謂用力○瞻彼阪田猶有苑然之特而天之抗我如

恐其不我克何哉地力雖至薄且能生動天心本至

亦無所歸咎之詞也夫始而求之以為法則惟

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

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去聲其無常如

此求之如此執之如此則不可退用之如此則不可

無用賢之實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叶力反矣燎詔

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似音威反呼

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為燎揚盛也宗周鎬京

也褒似音幽王之嬖妾褒國女似姓也人輯錄朱子曰褒

憂如結者為去聲國政之暴惡故也政由褒故○言我心之

盛之時則寧有能撲而滅之者乎然赫赫之宗周



而一褒姒足以滅之

火盛難滅國盛易亡女禍之可畏如此

不可解者以國政之暴也火燎于田寧或滅之以勢

之方盛也然盛大之宗周一女色之禍而致危亡蓋

可傷也已其有蓋傷之也時宗周末滅以褒姒淫妬

國者可不戒哉

說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

七章皆述王信訛言

亂政至此始言戒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

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

或曰此東

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滅之有監戒之

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

之詞今亦未能必其然否也

○終其永懷又窘末隋陰雨其車既載才甫乃棄爾

輔叶扶兩反載字如輸爾載才甫將七羊伯助予叶演

比也陰雨則泥濘事去而車易去以陷也載車所載

也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可解脫之物

輸音隴也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蘇氏曰王為

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

大難去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

至而棄賢臣焉也防也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

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

則無及矣輯錄號召也呼也○增釋喻平時棄賢

○無棄爾輔音于爾輻方六反屢顧爾僕

不輸爾載力反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力反

比也負益也輔所以益輻也屢數音顧視也僕將車

者也○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又



數數顧視其僕則不墮爾所載而踰於絕險若初不  
以為意者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難也輯錄解頤曰輻以固轂輔以益福業以將車三者皆備然後可以不墮所載苟始之不謹則終之敗也必矣不一說王曾  
不以是為意乎

○魚在于沼音沼反亦匪克樂音先雖伏矣亦

孔之炤音炤憂心慘慘七感反念國之為虐

比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為生已蹙

矣其潛雖深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

也輯錄嚴氏曰君子不專一身之安危其憂心也慘慘然感者惟念國政之虐而民罹其害耳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戶交反無洽比毗志反其

隣昏姻孔云念我獨号憂心惄惄

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云訓旋也惄惄然痛也○言

小人得志指諷人輩有旨酒嘉殽以合比其隣里怡懌其

昏姻而我獨憂心至於疾痛也輯錄解頤曰旨酒嘉

其家之不能恤而何以合比其隣里其身之不能保

而何以洽辱其昏姻此君子之憂所

以至於疾痛而自嘆小人之不如也昔人有言燕雀

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

禍之將及出孔叢子論勢篇解錄曰國勢如此而小人徒乃群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其此之謂乎輯錄

○此此音此彼有奎藪藪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大

反是秣反都木反叶哿反矣富人哀此惴獨

賦也此此小貌藪藪音巨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



穀祿天禍採害皆可獨單也。○此此然之小人既有  
屋矣款款寔陋者又將有穀矣。亦指諸人輩而民今獨無  
祿者是天禍採喪之耳亦無所歸咎之詞也亂至於  
此富人猶或可勝平惇獨其矣。惇獨其矣念我獨兮憂心惇惇  
若唯及其私矣此章言矣富人亦此惇獨其不忘天  
下之情如此解頤曰富者德於財而裕於力惇獨者  
能於財而此孟子所以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  
孤獨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一章言變人不畏天

變二章言變人及海正人三章則民將惇勇而巳同其獨也四章言天未肯分別善惡五章言人莫與辨是非六章言已方長恨而人肆其毒也七章言國家不用賢人八章言文禍能覆宗國詞意憤厲至此極矣九章十章則復說棄賈之意十一則復說畏禍之意十二則復說棄賈之意

則復說縱擾人之意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後反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希反

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

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爾錄陳師凱曰三百六十五度之外其餘分於一度之中當四分之一如以一度分作九百四十分當得

二百三十分左旋於地爾錄陳師凱曰坐北而南則京

東故為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爾錄陳

左旋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爾錄陳

天運一日夜轉一度三度六度九度十二度十五度十八度

外又旋進一度也黃存齋以天運日月皆從角之一  
起為準謂天行一周因日右行退了一度故每日須  
進一度然後日出是為天過一度以其過處分為天  
之度一  
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



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

分七釐弱也輯錄陳師凱曰如以一度為九百四十三

分而忽八釐以七乘之則每分該四十九分四釐七毫三

五絲七分忽六釐以十九乘為全度該九百三釐一毫

歲而一周天約計三百六十五度二日零三十分此月

二十九日有奇居宜而一局天零三刻二十分九

二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時該七十八分三十分之一

此云四百九十九者是又逢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

凡十二會蓋蔡本儒家之言而特博則以曆法退數

筆之本孔疏之說故上文首以晉法冠之陳隱齋曰

而與天會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九百二十七

而與日會日一年與天一月一年與天十三會

日十二會其與天會者無所用故古今少道之其方

說又與集傳二十九日有奇周天而與日會不同方

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晦則月光復蘇而為朔

以月及日光盡體伏謂之晦朔後晦前各十五日

而復蘇明於是乎生焉謂之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

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輯錄渾儀說日月行

在十五度六十二分有奇謂之望其遠而與日對相去

也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道南北同道道者日月

也度者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度也日月之

行有先後則一東一西各在一度至此而東西相會

同其度也至此而南北相去常六度則一南一北各有

同度也至此而南北相去常六度則一南一北各有



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孔氏曰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又曰曆家為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尋常對只是同度同度而又同道則月亢苦浪日而月為之則縱橫相對最親切者也食亢當也日為火火體光散在外而內則暗月為水水體外暗而內則受光日月相對大親切則月正當日之內暗處故月無所受之光而月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上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初替差反宜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此又天人相與感應之理而數有不盛陰氣不較犯之自然退縮如水見焦釜其流自緩也然少退縮即彼此相差而同度必不同道同道必

不同度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音君父妾婦乘也

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

食釋錄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食雖曰行

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以數言之則其常以理

祥翁曰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少量不能不小

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頓交而食者然

日月同度同道之際行有分數則食亦有分數也若

以常度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八百餘者此所謂雖

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者在平人君行事之所謂感

耳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釋錄孔甚微虧也彼日則宜有時而虧矣



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

輯錄蘇氏曰天變既見君

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首被其患是以哀之也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叶戶四國無政不用其

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為不

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

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增釋許氏曰此言日食因不用善人婦也臣也小人

也皆陰類也相與蠱王心而敗政事故謫見于天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

矣而以月食為其常日食為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

猶可言也輯錄輔氏曰望時月所以勉固是陰敢與陽亢後如此然曆家又謂之暗虛勝

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輯錄隱公二桓公二莊公

而月食則無紀

西傳公三文公二宣公三以公二襄公九昭公七定公三凡三十有六

也焉亦以此爾增釋許氏曰日月告凶證不由其道也謂月揜日也四方無政事而不用其

善謂暴亂又作也因天變而修人事則可以轉災為祥今天變既如彼入事又如此郭林宗所謂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發不可支也此主言日食而云日月告凶者謂月侵於日而食也日月之食皆為變

然以陽侵陰猶為常事以陰侵陽何其不善也

○燁燁丁解震電不寧不令叶虛百川沸騰山冢率祖

反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憖七感莫懲

賦也燁燁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輯錄前漢李尋傳注

日雷電失序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峯崔嵬也高岸

崩陷故為谷深谷填塞故為陵憖曾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



恐懼修省

悉井反 改紀

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

謝氏曰災異如此幽王之心曾不懲創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斃也嚴氏曰十月雷電天道乖矣川崩山崩陵谷遷變地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

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

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

君而欲止其亂也

由董子之言觀之則當上天災異使幾王於此能懲之則亂可止矣朱子引之以證詩人願望其君之意已上二章言災變之不如此

○皇父甫音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

栗側何反子內史蹶俱衛反維趣七走反馬叶蕭音

維師氏豔餘瞻反妻煽音方處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栗蹶橋皆氏也輯錄

曰父及伯仲是字之義番栗蹶橋單言又卿士六卿

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

士周禮大宰之屬有上中下士

見天官冢宰輯錄周禮大宰卿一人宰夫

上上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

公羊所謂宰士使宰咺來歸仲

子之謂公羊氏曰宰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已卿

士是也

定公蓋以宰鬻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

證以常武首章則前說為是輯錄許氏曰常武之皇父是卿士兼太師也太師三公之首而卿士兼之則

非太宰之屬明矣常武皇父賢者也故詳著其官而

又本其祖蓋非十月之皇父矣然足以證卿士或證

輯錄

錄

道

異

人

愛

心

仁

愛

人

心

仁

愛

人

心

仁

愛

人

心

仁

愛

人

心

仁

愛



祿廢置殺生子音奪之法者也

輯錄春官內史中大

法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

輯錄夏官馬正

氏亦中大夫掌司朝音得失之事者也

輯錄地官屬

司王朝掌國中夫之事注王視朝則居其左以司察

之中中禮者失失禮者杜子春云中當為得記君之

得失也美色曰豔豔妻即衰如也

火之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

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

故也此章即不用其良一句而詳言之蓋惟原爻變

作故先數之以為罪之魁也

言爻異之事下五章言從異之由由所用非人也故

十外所用之人又責其內

龍言所以致之之由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叶謨

也反徹我

牆屋田卒汙音乘叶陵曰予不戕在良禮則然矣叶

賦也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也作動即就卒盡也叶

停水也葉草穢也爾叶是也楚茨云田萊多荒

也我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徒而

不與我謀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

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輯錄

曰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己之欲每有興作

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

此道故詩人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孔氏曰皇父以

詩經



通衆志不盡  
下情者哉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反擇三有事宜侯

多藏才浪反不慙魚觀反遺一老俾守我王叶于放反擇

有車馬以居徂向

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輯錄王氏曰皇父自有甚聖故因而畿之曰孔聖也都

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

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

是也輯錄孟州即今懷慶府孟縣隸河南三有事三卿也輯錄孔氏曰當二卿今立三卿以此列國也宜信侯維藏蓄也慙者心不欲而自

強上聲之詞有車馬者亦富民也但徃也○言皇父自

以為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為卿又不

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徃不

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上章言皇父役以非特而我其民此章言

皇父勤以私事而棄其君使下不義事上不忠國之賊也

○黽民介反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

囂五刀反下民之孽魚列反匪降自天叶鐵反噂子貞

沓徒合反背蒲味反憎職競由人

賦也囂衆多貌孽災害也噂聚也輯錄說文沓重平聲

復也職主競力也○言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

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輯錄蘇氏曰無罪而且然下見讒而况敢告勞乎

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同而

背則相憎專力為此者皆由說口之人耳已難勉以從皇父



之役而猶不免說則禍非天降實小人所為爾深怨之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痲

莫肯反叶呼甫反

四方有羨

徐面反

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

直叶

賢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痲病羨餘逸樂徹均也○當是

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為四方皆

有餘而我獨憂衆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

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

不安於所遇而必傲我友之自逸哉

上章言匪降自天則知禍所從

來矣而處禍患猶以命則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蓋詩人之忠厚如此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前三章具言災變四章歷數災召變之人五章六

章專責皇父七章八章言已遭皇父之害而歸

之於命也。正月繁霜十月日食天變屢見此

二詩相承之意也。增釋許氏曰詩人謂天災

地交之交見內有瘵妙之邪變外有皇父之貪

殘牽引惡類相為表裏瘵妙禍之本皇父罪之

魁以致流離破壞無所安處故作是詩以刺之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

四國叶于反旻密巾反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彼有

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音普烏反

賦也浩浩廣大貌昊亦廣大之意輯錄王氏曰浩浩

氣廣大駿大德惠也輯錄傳穀不熟曰饑疏不熟曰饑疾威猶暴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輯錄謝氏曰舍

罪者伏其辜心服淪胥胥相鋪徧也○此時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



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之人如何昊

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小是此篇不訓昊字

次互見謝氏曰仁覆則下者昊天也今乃疾威如此

豈不為斯民之慮乎豈不為斯民之謀乎通釋曰以

昊天言不駿其德以昊天言彼有罪而饑死則是既

伏其辜矣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於死亡

則如之何哉有罪而伏辜者殺之猶未已無罪之人

又且不免焉此號天而莫免之詞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矣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勛

夷世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叶代邦君諸侯莫肯

朝夕叶祥庶曰式臧覆叶芳服出為惡

賦也宗族姓也矣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

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出天官宰夫一曰正二曰

胥八曰徒離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譖之

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勛勞也三事三公也輯錄董

壽翁云如漢魏以來史之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

位登三事皆指為三公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

輯錄夙夜夙興夜寐善覆反也○言將有易姓之

禍其兆已見音現而天變人離又如此上章言天變此

范氏曰繫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莫

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莫肯朝夕無尊王之禮也庶

幾曰王改而為善乃覆出為惡而不悛且緣反也

李氏曰時王上為天所怒下為民所怨內則宗族破

滅外則群臣諸侯勢孤立而不懼此所謂安其老

而利其齒樂其所以亡者解頤曰此章言天之變既

遷後詩也

輯錄通釋曰詩言周宗既滅似亦道已然

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辭似果作於東遷

詩經卷之十一



之後也

○如何昊天叶鐵因辟言不信叶斯如彼行邁則靡所

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

子指群臣也○言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

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

王之為惡而不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輯錄

不相畏不畏天也此詩以敬身為主所謂敬身

也流於放肆是也能敬其身則能敬人而敬天矣羣臣

以王不聽法言而去之遊樂之計得矣而於敬身之

道何有此章始因責王而遂責敬去之人也輯錄蘇

氏曰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

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輔氏曰

常人之情無持操者見王所為如此則皆從風而靡

哉戒之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豈可因王之為惡而

遂自放逸以棄其身哉詩人發此意至為深切學者

不可不深體而力行也

○戒成不退叶吐類饑成不遂在登我誓思

御憺憺于感日瘁徂醉凡百君子莫肯用訊

叶息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賦也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大壯

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誓御之箴輯錄通釋曰楚

也蓋如漢侍中之官也入侍天子憺憺憂貌瘁病訊

告也○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為惡不退飢饉已成而

王之遷善不遂輯錄解順曰兵已成矣而為惡不退

而遷善不遂則天怒使我誓御之臣憂之而慘慘日

而飢饉將益甚矣



率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諫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愆乎？苦八反。王雖不無憂貌。可輔也。然已不忍去。爾羣臣乃畏禍而去之。爾於敬身之義何在乎。此章雖有責王之詞，而所以責去者益切矣。○二章言莫知我勸。此章言憊憊日瘁。見替御者之能敬其身如此。韓錄輔氏曰：聽言則答，諫言則退。則皆不敬其身者。聽言則答，面從者也。諫言則退，畏罪者也。面從者不盡其情，畏罪者惟知有已。皆不能敬也。通釋曰：四章言王為不善，而羣臣無忠告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賦也。出出之也。瘁病。哿可也。○言之忠者當世之所

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出者以出之也。用力以出其言，則其言甚艱正，與巧言如流者相反對。

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疑滯，而使

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去聲忠直而好

去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兼忠用佞如此，則非躬身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

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

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

可使不可使直而徇也。而在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

可使不可使直而徇也。而在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

可使不可使直而徇也。而在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



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艱也仕  
難也如此若可去矣然去則非敬身也此二章憂時感時而責散去者之意在言外也  
輯錄輔氏曰直道而盡言者則得罪於其君巧言以徇人者則見怨於其友以是言之則當時之仕又豈易為哉忠言獲罪而巧言處休直道見抑而枉道見容皆亂世之常事也  
嚴氏曰六章言亂世進退皆有咎也從道則違時從時則違道寧得罪於天子不可得罪於公議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叶古鼠思  
胡反古鼠思嗣

反泣血叶虛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爾指離居者鼠思猶言羸憂也輯錄呂叔與曰

鼠思○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輯錄曰此

義同○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輯錄曰此

無臣已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于王都去者不聽

而托於無家以拒之至於憂思泣血輯錄憂思而

矣孔氏曰人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

由聲也今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有無言

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

者則非其情也故詰契吉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去

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我告尔以反居王所而

若可念者然昔之去也亦無家然今豈真為無家之

故哉不知敬身而謀自逸尔可責也此章正責散去者

兩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

句首章述災禍而告諸天二章陳亂離而責其王

三章四章既責天子而復責散去之人五章六章雖道時事而實責散去之人七章則又詰之

以情而正責之也增釋許氏曰首章言昊天降災雖曰賦而實如此雖曰飢饉而終篇大意皆刺王之不德也然忠厚惻怛之意正已勸人之言前後發見作詩者蓋督御之賢者也



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替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為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通釋曰詩文四章言曾我替御慘慘日卒因可見其作於替御之臣矣但二章首言周宗既

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似是東遷之際群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王同遷于東都故見於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罔或替壽俊在厥服則其驗也參考正月所謂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等語疑此三詩猶皆為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實為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析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西



書